

月光如银

■金 建

某日,加班到很晚,当我走出单位的大门时,月光如银,倾洒一地。这时我才突然想起,今天是农历的十五,正是月亮又圆又亮的日子。

“初三初四娥眉月,十五十六月团圆”,这是我小时候,父亲经常说到的一句俗语。那个年代,农村没有空调,甚至连电风扇也很少。印象中,那时候的夏夜,总是燥热无比。每到黄昏,父亲就会在地坪里洒一些水,然后搬一张竹床放在地坪里。母亲会把竹床用冷水抹干净,然后点一根蚊香放在旁边。等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便往竹床上一躺,一边乘凉,一边看月亮、数星星。父母会陪坐在竹床边上,一边摇着蒲扇,一边拉扯着家常。我时常会缠着父亲给我讲故事,当父亲讲的故事难以自圆其说时,我会打破砂锅问到底。有时父亲也会被我的问题所难倒,于是便敷衍过去:“等你长大了,便自然明白了。”听着听着,我慢慢来了睡意,有些迷迷糊糊了,这时父亲就会把我抱到房间里去睡觉,母亲则会帮我放好蚊帐,并嘱咐一句:“明天早点起来。”

记得有一次在地坪里乘凉时,月光皎洁,整个大地仿佛被披上了一层薄薄的轻纱,晚风轻轻地抚摸着树梢,萤火虫在天空里划着优美的弧线,这个夏夜是如此的温柔与浪漫。不远处的田埂上闪烁着一些手电筒的亮光,父亲说,那是有人在“捕鳊鱼”。我一下子来了兴致,要父亲带我一起去捕鳊鱼。父亲先是不肯,说晚上怕被蛇咬,但他终究敌不过我的软磨硬泡,只好答应了我,母亲便也陪同我们一起。我们在田埂上慢慢移动,当我看到稻田里有一些“猎物”时,便会把手电筒照住那个地方,催促父亲赶快去夹。父亲则是不慌不忙地把夹子张开,从鳊鱼的身后伸过去,说时迟,那时快,随着父亲把夹子轻轻一收,一条鳊鱼便在夹子上扭动着身子,母亲赶紧把桶子递过去,随着一声轻微的响声,夹子上的鳊鱼便落入了桶中。我在一旁兴奋得手舞足蹈,这种快乐对当时的我而言,是无与伦比的。

小时候,家里没有电视机,喜欢看电视的我,经常会翻过一座小山,去别人家看电视。我看完电视后,父亲一般都会来接我回家。在一个深秋的夜晚,父亲照例来接,走到半路,我感觉父亲的神情有些哀伤。顿时,我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但没敢多问。

那晚的月亮很大很圆,一层光辉铺满了整个乡间小路,我高一脚,低一脚地跟随着父亲回到了家。打开门,只见母亲伏在桌子上不停地抽泣,两个姐姐则偎依在她身旁安慰着她。大姐告诉我,刚刚有人来报丧,外公去世了。瞬间,我的泪水仿佛断了线的珠子,簌簌往下掉……

步入社会后,我进入一位亲戚开的公司工作,工作了两年之后,我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于是便跟亲戚提出了辞职。亲戚白天忙于生意上的事情,抽不出时间来找我沟通。两天后的一个晚上,亲戚约我见面,我们坐在一个公园的石凳上聊天,四周一片静谧,月光铺洒在地面上,仿佛镀上了一层白色的银子。亲戚轻轻地问我:“你考虑清楚了吗?你真的要离开吗?”我点了点头,表示了默认。亲戚与我聊了很久,一个劲地挽留我,然而我最终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想法。最后,亲戚伸出手,向我表达了谢意,感谢我之前为他的公司所作出的努力。我赶紧把手伸过去,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了一块。虽然我们的同事关系即将结束,但我们依然还是亲戚,我们之间的亲情依然如故……

任世事如何变迁,任人间沧桑几许,月亮一直在默默地陪伴着我们,从未远离。但月有阴晴圆缺,人也有悲欢离合,那些与月光有关的故事,开心也好,痛苦也罢,终将成为过去。那些沉淀在我记忆深处的东西,譬如亲情的宝贵与美好,伴我走过了一程又一程,持久地给予我温暖,给予我力量!



爱的谎言(小小说)

■朱松生

1988年高考,我落榜了。落榜了就落榜了,恼火的是,离取录线就差一分!

我娘得到这个消息,一连在我面前念经般唠叨了三次,“徕儿,你咋不多考一分啰……”在我娘看来,这能多考出来的一分,就像她随手从地里多拔出一个萝卜一样轻轻松松。我不想和我娘作徒劳的解释。

我爹倒没说什么。他从田里一爬上来,就一言不发,连抽了三袋烟。第三袋烟抽完,我爹看起来心里就有了决定,他用烟竿重重地敲了敲板凳,斩钉截铁地向我抛出了三个字:“去复读!”

“我不复读了!”我的回答和我爹的语气一样掷地有声。有必要吊死在一棵树上吗?我早想好了,没考上就到深圳打工去。前些时候,堂兄二贵哥还和我通信说,万一我没考上,就跟他到电子厂去当学徒,一个月少说也有千儿八百块钱的工资。

我娘急了,反反复复做着我去复读的工作,但这没用,决定还得我爹来作。我爹又沉默了,他又装上了一袋烟。这情形若在上,我爹的甩手早抽在我脸上了,脾气上来了还会对我拳脚相加。可现在他能这么做吗,他还能打得过我吗?况且我爹也明白,我和他一样倔脾气,单凭武力解决问题是不太现实了。

第二天,我爹递给我一把锄头,说,赶上农忙,这段时间正好帮着家里干农活搞“双抢”。我无所谓,正好一肚子气力没地方发泄。收禾、插田、除草、洒肥料……早出晚归,日晒雨淋,样样农活我都没落下。我爹的伎俩很明显,要让繁重的体力活压垮我的意志,然后他就趁机搬出他那套常挂在嘴边的理论:农民不好当吧?还是考上大学吃国家粮强吧?但这有用吗,我会低头吗?我已盘算好了,等农忙一过,田里插下去的晚稻禾苗一转青,我就要去深圳闯天下了。

田里的农活收拾得差不多了,我爹终于给我放了几天可以赖在床上睡懒觉的“假”了,他也正好利用这几天空闲出趟远门、办点事。几天后的傍晚时分,我爹冒雨从外面赶了回来。滂沱大雨把我爹淋成了落汤

鸡,蓬乱的头发变得滑稽、好笑,可我爹脸色却格外的亮堂,像是从外面得了笔意外之财回来。

我爹回来了,我得向他摊牌、辞行去深圳了。

我娘也急,她的意思是,眼看就要开学了,儿子是去是留,一家人是得坐下来作个决定了。

“想好了吗?是去复读,还是去深圳?”我爹的问话,完全没有了往日的威严。

“想好了,去深圳!”我的态度不容置疑。

“你知道我这几天去哪了吗?我去了深圳,还到了二贵的电子厂,二贵还给你写了封信,你先看看吧。”我爹把二贵的信递给了我。

信上是二贵漂亮的正楷字,这字迹我太熟悉了。二贵在信中说:云飞弟,你还是别来深圳了。最近厂里效益急剧下滑,工资都发不出了,很多员工都辞职了,我也准备离开厂子。深圳不好呆,招工动不动就要大学学历,哥现在也好后悔,当年如复读考上大学的话,我就能在这里当高管、拿高薪。你可千万别走我的老路呀!你学习基础好,再复读一年,努把力,一定能考个好大学,有个好未来……

我爹又在一旁继续趁热打铁:二贵在深圳打工,也是遭了大罪啰!住的是像狗窝样的临时工棚,吃的是上顿留下来的冷菜剩饭,晚上蚊叮虫咬,白天连轴转,连歇口气的工夫都没有啊!

我完全懵了,一时间不知道何去何从。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屋外的雨忽大忽小,一茬接一茬,没完没了。

第二天,雨过天晴,我娘默默地帮我打点行装,我步履坚定地迈进了常宁二中,投入到“高四”紧张的复读当中。

第二年暑假,当湖南师大烫金的录取通知书送到我家时,二贵哥也特地从深圳赶回来祝贺。我把二贵哥拉到一旁问长问短,还特意问了他写信鼓励我复读的事。二贵哥一脸茫然,他说他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回事。

去上大学那天,我爹我娘执意要送我上火车。火车徐徐启动,月台上,我爹我娘蹒跚的身形一点一点模糊,我从衣袋里拿出了那封他们“伪造”的信,一句一句读着他们的爱的“谎言”。

读着、读着,我眼里就有了晶莹的泪水……

那些来过的人

■雷艳平

在很多年前,我一直认为成年人是不会思念父母的,从来没有听到哪个大人说想爸妈的。我第一次知道知道成人也会思念父母,是九年前我尚是个学生打车去高铁站的时候。隆冬时节的武汉,早晨六点钟还不见晨曦,黑暗中,我坐上了一个五十来岁司机的的士。他和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到了一座大桥下面,他突然说:“这一带在没修火车站之前是农村,我家就住在这里。我妈妈做饭很好吃,我无论何时回去,她都做好了饭等我。后来我妈妈走了,就埋在这座桥的不远处,我每次经过这座桥时都会想起她……”他越说越多,声音慢慢地变得低沉。我知道,这个五十来岁的汉子在刻骨铭心地思念他的母亲。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想念亲人不是少年儿童的专利。

这几年,母亲常跟我抱怨父亲不像年轻时那般宽容了,每次吵架说到奶奶,他就会生气。父亲年轻的时候是个大度的人,小时候的我们常常对他说话没好气,他却总是笑呵呵的。奶奶和母亲起了冲突,他也会跟奶奶理论,奶奶如果对他的女儿们不好,他也会大声呵斥。我知道,父亲思念他的母亲了,奶奶已经去世多年,当年的的是是非非都已经随时间远去。时间过滤了一切不愉快,他只记得当初他还是个孩子,有过母亲的疼爱。

父亲常会抓住一切机会,给我们给别人讲爷爷当年的旧事。在他的口中,爷爷是那么高大而光辉,仿佛是人世间一切善良、责任与美好的化身。他甚至会在某些闲暇时独自叨叨爷爷的故事,自己说给自己听。爷爷年未知命而离世,当时父亲还是一个未成婚的少年,距今已经近四十年了。现在,年近古稀的父亲却越来越思念爷爷。

我的母亲也一样。母亲这几年常跟我说起外婆当年炒的菜如何好吃,说起外婆当年如何辛苦地生下十多个孩子……最让母亲痛心的,是外婆临死前抱怨母亲没有给她钱。母亲每提及此事,都极为后悔。她说,当年生活过于窘迫,总是想着把孩子养大,早知道这样,当初无论如何窘迫也要省吃俭用买外婆最喜欢的东西。母亲责怪自己受了外婆一辈子恩养,却从来没有好好孝敬过她。这件事,母亲在八九年前只是偶尔说说,后来,隔一段时间又要念叨一次。我知道,我的母亲随着年纪的增长,也越来越思念自己的母亲了。

外婆是2010年去世的,距今已经十几年。外婆去世之后,我虽然也时常想起她,想起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样子,但开始的时候也没觉得十分思念。和姐姐聊天,我经常说起小时候最喜欢去外婆的村庄。外婆的村庄距我家不远,经过一个小山就到了。外婆的村庄像世外桃源,春天有桃花和桑葚、梨花;夏天,四舅家的池塘里可以摸鱼,葡萄串串如同珍珠;秋天,梨子熟了,橙子压得树弯腰,还有异常大朵的芙蓉花开在薄雾中;冬天,田野里可以挖野薑,菜地绿油油的。外婆的鸡蛋和扎肉非常好吃,我们没隔多久就到外婆家去,回家之前,外婆总会说:“明天又来啊。”第二天一醒来,我们就和母亲说:“外婆叫我们今天去。”

后来,外婆老了,行走不便,我们去接她,把她背在背上过了小山头。前些年说到外婆村的时候,都是美好的回忆。后来,每次说起她来的时候,我们都遗憾外婆去世时自己还是个学生,没有给外婆买过她喜欢的东西。现在,每次想到外婆的时候,我们都特别地想念她,这种想是想像当年一样能够看到她,能够和她说话,甚至能够把她背在背上……

我在朋友圈看见小时候的玩伴深情地怀念已经去世的爷爷,看到即将退休的同事用一种黯然销魂的语气回忆他的母亲去世的那一天。而我,越来越多的亲人出现在我的梦中,大伯、二舅、四舅、大舅妈等等,他们都去世多年了。我原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就会慢慢地忘记她们,后来才知道,时间不会让我们忘记亲人,时间只会让我们越来越思念亲人,那些来过的人,好像从来就不会远离……